

上杉謙信

天与地



[日] 海音寺潮五郎 著

陈宝莲 译

历史·经典·文学 超值典藏本

下

上
杉
謙
信

[日]海音寺潮五郎 著 陈宝莲 译

历史·经典·文学 超值典藏本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◎ 目 录

上杉谦信第一卷

● 001

自幼失去母亲的景虎虽生于富贵之家，却不为父亲所爱；父亲被害后，复被嫉妒的兄长敌视、迫害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。所幸他生就一副光明磊落的胸怀，吸引了一批豪杰谋士和他一起打天下；十五岁时，景虎领导了一次成功的战役，一鸣惊人。从此，战国一代奇将上杉谦信诞生了。

上杉谦信第二卷

● 147

二十岁时景虎成为春日山城城主，并收服越后豪族，开始他逐鹿中原的霸业。

然而战功赫赫的景虎在感情生活上却是一片空白，除了少年时邂逅的乃美外，景虎那宽阔的心怀容不下别的女子，而乃美却又若即若离……

景虎对情欲的洁癖，使他成为战国群雄中唯一不近女色的武将，也阻碍了他和乃美的未来。

上杉谦信第三卷

● 313

度信毗沙门天神的景虎于二十七岁时舍弃权势，剃度出家。然而武田信玄不断地挑衅，使景虎终究无法抛却他战国武将的责任，重返尘俗。

在川中岛决战中景虎冲入武田军中，挥刀连劈信玄三刀，满足而去。

从川中岛凯旋的归途中，传来乃美病逝的消息……景虎仰望长空，悠悠白云流过青空。

跋 /463

附录：

上杉谦信年表 /467

越后长尾氏系谱 /475

甲斐武田氏系谱 /476

上杉谦信越后、越中古战图 /477

越后地方地图 /478

信浓地方地图 /480

上杉谦信关东古战图 /482

护送之狼

“主公，主公，主公……”

晴景听见遥远的后方传来呼叫声，回头一望，是老臣殿原丰后，举着手，提着白发苍苍的脑袋追上来。

“别理他，那个老糊涂没什么用处，刚才还把我杀了，我是不甘心才活过来的。”藤紫冷冷地说。

“是吗？他真是老糊涂了，也不能再帮我打仗了，就不管他了。”

晴景更握紧了藤紫和源三郎的手走了两三步，突然愕而大叫：“杀了丰后！”

这时，耳旁的声音更大，“主公！主公！”

晴景睁开眼，侍仆双手伏地不停地呼唤他，“主公，府内的定实公驾到。”

晴景不明白他的话，他追寻着未尽的梦境，茫然无所觉，等到明白方才不过一场幻梦时，又陷入悲哀遗憾中。

侍仆再报：“府内的定实公驾临！”

“哦！”

晴景这时才想起败战逃回的事，他无精打采地起身，寻思定实所为何来，但连想想都觉得辛苦。

“快快请进！”

“定实公已进内城，在客殿等候。”

晴景的醉意乍醒，精神犹萎靡不振，他不想这就去见定实，又叫了酒来。冷酒虽呛，他猛灌入口，当酒液流落胃中，沉重的眼皮四周发热，也觉得有点精神了，才起身走至客殿。

上杉定实单手覆在手炉上，凝然等候。他来时城门紧闭，大有防战的态势。进城以后，守兵不过五六十，他们大约猜得出定实为何而来，表情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他们虽然基于义气道德，留在这里没走，但都有不知所措的感觉。只要景虎军一拥而上，他们根本挡不住。

定实心想，就剩下这么点人，可见有很多人昨夜逃走。不过，这样也好，就算晴景再倔犟，形势比人强，也无可奈何了。定实对此行有了深深的自信。

晴景粗暴地拉开纸门，走进房间，直挺挺地站着说：“你来啦！”然后踩着重重的步伐，身上的铠甲噪声不绝。他径自坐下，呼出一股浓浓的酒气。

“打输了！好惨！”他哈哈大笑。

酒气又冲至定实的鼻尖，令他作呕。他颇为不悦，就算他是有名无实的守护，晴景也不该以这种态度接待他。不过，他忍了下来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。”

“哈哈！你是来要我切腹的吗？不过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切腹的，我还要打，现在还没分出胜负，出于武门血统，这战非打不可。这春日山城是先父划地筑成，是北陆无双的名城，就算景虎乘胜追击，也奈此城不得。我只要能挺住几天，各方豪族就会赶来救援，打退景虎，非把他追得走投无路、切腹谢罪不可！怎么，你还要我切腹吗？”

晴景愈讲愈带劲，到最后撑着肩膀，一副昂然不屈的样子。

定实当然知道他是虚张声势，但不忍直说，改以夸赞的语气回道：“很勇敢，身为武将，就必须如此。我也想过你不会就此屈服的，这才是春日山长尾家家主的气概，了不起。”话说到这儿，突然语气一转：“不过，也因为这样，我才有话说，我就是希望你将这勇猛之心做乾坤一掷的舍身大事而来的。”

定实停下话语，盯着晴景的脸。晴景脸上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，他好像要说什么，却说不出来，嘴角微微颤抖着。

“说起来也不是别的事，如果再战，你有这层心理准备，表示你还有充分的身为武将的尊严，很好。不过，我希望你也能为了春日山长尾家和我着想。春日山长尾家现在就剩下你和景虎两兄弟，不论谁存谁亡，家力都要减半。如果弟死，人家会说哥哥无情；如果兄亡，人家又会说弟弟无义。不论结果如何，都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到时，人家又会怎么说我呢？人家会说定实一把年纪了却令他们手足相残，这算什么守护嘛！我左思右想，想到一个法子，你把家督之位让给景虎，自己隐居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偏心！你护着反抗我的景虎！”晴景愤恨道。

“我没有偏心任何人，这是当前唯一可行的好办法。我想，你隐居去安享余生，对你绝不算坏，我打算再和景虎谈谈，要他给你能安享余年的足够俸禄。既然你不中意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告辞了！”

定实装出要走的样子，晴景慌忙阻止：“等一等！”

“还有事吗？”

“要我隐居，让景虎当春日山主……”他的口气不愉快。

“兄传家业于弟，也不是没有这种例子，你是前任家主，理当能安享余

生，但你不中意，我也不好勉强。”

“等等，你是跟景虎谈过再来的吗？”

“我没跟任何人商量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只要你决定了，我一定说服景虎，我有信心。”

“景虎从小就倔犟别扭又不老实，他肯让我活着吗？”

晴景脸上已无虚张之势，只有不安与恐怖，这等于已说服了他。定实重新坐定，再谆谆劝诱。

万事顺利。晴景搬出春日山城，住进府内城隐居。他是暂时住在定实这里，等以后找到适合的隐居住所后再搬离。

景虎迁进春日山城，但栃尾城仍是防守三条方面的重要基地，防务不能松懈，于是他派本庄庆秀为代理城主，加上金津新兵卫一起守备。

景虎继任家督后，把颈城郡内五万贯的领地献给晴景，供作他的隐居费用。晴景当初虽有些心不甘情不愿，但得到这一份可观的隐居费，他非常满意。当家主时他得治理烦琐的政务，必须打危险的征战，但是隐居以后，他只要管自己领内的事就好，战事全交给景虎，他只要安逸过日就可，也没有人劝谏他不要喝酒，不要耽溺女色，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轻松的日子，他忍不住想，“早知是这样，为什么不早点叫我隐居呢？”

不过，他对藤紫的思念却越来越深。

“藤紫是千金小姐，以为敌人攻来，吓得躲起来了，好可怜，她不知怕得多么厉害啊！”

他又想：“她大概不知道我现在舒舒服服过着隐居的日子吧！她如果还在国内，不可能不知道，或许她怕得躲到深山无人之处，没有和世人接触，也就不知道我的现况，或许是她知道了，却因为没有等我回来便私自逃走而羞于见我，也或者是回京里去了，搞不好被某个粗野男人抓到，惨遭蹂躏……”

他愈想愈心痛，“这时候要是玄鬼在的话，一定可以马上把她找回来，唉！”他真后悔让玄鬼去白白送死。

他命令家臣和家仆四处搜寻，到处都找不到。他们到过藤紫走时可能带走的丫鬟故乡去找，她家人说根本没看到她们回来；他们也到那仆人久助家乡去找过，一样杳无音讯。当然，也派了人到往京城的路路上搜索过，没有人见过她的踪影。

“都是些没用的家伙！”

晴景气极，又想起玄鬼的好处。

那天藤紫杀了殿原丰后，按照预定的路线逃进城去。原先以为最难过的濠端卫哨，果然不见卫兵。

“真巧！”

她们顺利过桥，走左边的路进山。走了一半，那一直默默背着行李的久助开口道：“休息一下吧！累死了！”

藤紫担心追兵，“你忍一忍，到前面一点再休息。”

“不行，我肩膀酸死了。”说着，他重重地往路旁的石头上坐下，一副撬都撬不动的样子。

藤紫虽然心急，也没有办法。

久助一边挖着鼻屎，一边环顾四周。

藤紫催促他说：“休息够了，走吧！”

“走是可以，但要走到哪里呢？夫人过去尽做些残害百姓的事，大家都恨你，很多地方不能去啊！”

久助这番话看似好心，其实辛辣无比。藤紫看到他那魁梧的身材和粗俗的表情，像是看到可怕的东西，感觉不安，但她不能表现出来，于是故意撑着气势说：

“我有我的理由，而且，事到如今再说那些没有用，我先暂时住到她家，等主公的消息，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主公老早以前就吩咐我这么做的。”

久助慢慢地重复说：“主公以前这么吩咐的……”

他那态度明显地表示不相信。

藤紫心中一冷，仍倔犟地说道：“主公是这么吩咐！”

久助转向丫鬟，“你老家在哪里？”

他的口气很轻佻，平常他只是个洒扫庭院的仆役，就算对方是丫鬟，他也不能用这种口气说话。

丫鬟一听，果然生气，没好气地回答。

“是吗？可是那地方不能去，马上就会被发现！”他看着藤紫，“这样吧！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”

藤紫还没回答，丫鬟抢着开口：“你打算带我们到哪里？”

“我原来是渔夫，最会划船了，我们就乘船出海，到某个岛或别国的港口去，如果留在这个国里，到哪里都不放心。”

这个提议不错，如果能走海路到达越中的某个港口，回京也比较方便。藤紫心动了，但丫鬟狠狠地回道：

“到陌生的国度去我不干，如果夫人听你的话，要跟你走，那我就从这里

回老家。何况，主公吩咐要夫人和我回去等他的消息，我们不能擅自变更行程，你却不顾这点，尽讲些无聊的话来骗人，你这个坏蛋！”

她的声音又尖又高，脸涨得通红。

“你说什么傻话！我是为夫人着想才这么说的，如果你认为我不安好心的话，我不说就是了！”

说完，久助沉默不语。

藤紫心想，丫鬟是因为太想回家，气那久助故意捣蛋才说了重话，但是话中有许多地方值得考虑的，不知道久助会起什么歹念。如果只要人的话，还可以闭着眼忍受，但如果看中的是财宝的话，那可是无法弥补了，还是看清楚以后再决定。

“无论如何先起身吧！留在这里太危险了。”

久助勉强地起身，浓须的脸上带着阴晦的眼神。

藤紫非常不安，心想难道找了个恶人相伴？

久助说：“走到有人烟的地方附近太危险，还是等天黑了再行动较好，否则，可能遭到不测，因为老百姓恨死夫人了！”

他领着两个女人更往山里走。听他这么说，藤紫害怕，丫鬟更怕，只好由他带着走进深山里。

春日山的西北方有座汤殿山，高两百五十九公尺；在汤殿山东还有一座岩殿山，这山稍低。

久助带着藤紫她们走进山坳。

“等天黑再走吧！天那么亮走不得！”

山上枹树、菩提树和山毛榉丛生，因为时值隆冬，树叶都已落尽。久助看到树林中有几棵杉树，道：“那边好！到那边休息吧！”

他径自走到杉下，两个女人没办法，只好跟去。

久助“嗨唷”一声把背上的行李放下，抽出腰刀，砍些枯草铺成坐垫。

“你在这里坐一下，我马上生火。”

正午稍过的冬日空中，飘起淡蓝色的烟雾，缭绕在杉树梢头。

“你好像很烦躁，但也只有忍耐，因为眼前没别的办法！”

总觉得久助是一副满足愉悦的样子。他折着柴火，两手覆在火上，烤得太热时便搓手的动作中，是给人那样的感觉。火烤得他身子暖和、脸色发红，表情也逐渐像醉意醺然似的。

藤紫表情冷漠，假装没看到，但心里害怕，一直想着自己找了个危险角色帮忙，但怕显露出来反而坏事，因此态度仍装出平静的样子。

丫鬟心中的恐惧却没那么容易消除，她脸色苍白地站站坐坐，无法镇定，有时像是想和久助说什么，鼓着嘴唇，但又说不出口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双肩无力地垂下。

久助似乎愈来愈得意，一双眼睛在两个女人身上荡来荡去，脸上似笑非笑。

突然，丫鬟大喊：“我再也不要待在这鬼地方了……”像发疯似的哭起来。

藤紫很生气，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吼：“你闭嘴！”

丫鬟噤住声音，停止了哭泣。

久助什么也没说，凝视了两人一会儿，便把眼光移到火上。

藤紫悚然，她说些安抚久助的话，但不知该不该说，还是没有出声。

当天色开始暗时，久助终于起身：“走吧！这时候走，到有人烟的地方时天已黑了。”

两个女人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久助走的不是平常的路，他领着她们走上树林中丛草之间的羊肠小径。

天色已经微暗，久助毫不犹疑地大步向前。藤紫虽觉可靠，但也怀疑他怎么知道有这种路，不觉开口问道：“这条路你很熟吗？”语中不忘带着媚调。

“小时候常来这里玩，一到春天，这山上会长山蕨菜，我都来摘！”他的声音带着得意的轻快。

天色全暗后，没走多久，眼前突然展现一片海，在比刚才略显明亮的天空下，宽广的海面无限延伸，一直到模糊的水平线处。

他们正站在高崖上，底下大概是乱石嶙峋的海岸，哗啦的浪声激起白色的浪头，忽隐忽现，沿着崖边的小路向左右延伸。

“你看，终于出来了，这下可以放心了，休息一下吧！”

久助放下行李，面向着海展臂呼吸。藤紫和丫鬟也学着伸臂呼吸，两人一路行来，紧张地全身都汗湿了。

久助一直继续对海呼吸，只见他慢慢地转身，突然冲向丫鬟。丫鬟的身体跃起，飞离崖上，带着长长的惨叫声，落到白色浪头频频敲打的礁石中。

藤紫猛向后退，手握怀中的匕首大叫：“你干什么？！”

久助的右手拿着白亮的匕首，晃着刀尖。

“嘿嘿！那女人根本不是为了你，她一直吵着要回家，等真的回到她家后，她就把你卖给那些恨你的人！你身边带着这种人，不但帮不上忙，反而会有危险，你知道吗？”

他的声音很低，而且腔调怪异，令藤紫更加害怕。

她紧握着匕首，小心地步步后退。

“你别拿着那个危险东西，把它收进鞘里给我，否则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继续转着刀尖。

藤紫喘着气说：“把你的刀收起来！”

“嘿！你怕这个啊！好吧！”他抽出腰间的毛巾，擦拭刀子，凑到鼻尖闻着，“哼，哼！那女孩的血很腥！我以为她没碰过男人，没想到这么腥，大概暗中和什么野男人私通过，哼哼……”

他闻了一阵后把毛巾扔掉，刀子收进鞘里。

“这样可以了吧！来！把匕首给我！”

他伸出左手，侧着身，是算准时机后随时可以跃身攻击的姿势。

这时，藤紫心中闪过一道灵光。

（啊，他不是觊觎我的金银财宝，他要的是我的身体，否则，他会把我一起杀了。）

这么一想，她迅即恢复镇静。她想露出笑脸，但立刻又改变主意，因为这时候笑，笑不出媚态，还是摆出老实害怕的样子较好。

她把匕首交给久助，久助慢慢伸手来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久助一个箭步贴近她身边，强壮的手臂缠在她脖子上，另一手紧紧抱住她的腰。藤紫感觉自己的身体悬空，那多日没有洗澡的汗臭及男人的体臭交织而成的呛人臭气，笼罩她全身。

“大胆！”

藤紫怒斥，想用力推开他，但双手碰到的是又厚又硬的强韧胸膛。

“嘿嘿……”

久助得意地笑着，似乎很享受藤紫在他怀里的挣扎。

两人紧贴着走着，藤紫继续挣扎，但突然停了下来。晴景身上没有那呛人的强烈体臭和刚硬的筋骨，他身上只有馥馥的酒臭和肥软的赘肉。此刻，她感到一种喝醉似的眩晕，全身溢起麻痹似的恍惚感。

“嗨唷！”

久助把这娇小美丽的女人放倒在枯草上，像剥洋葱似的一件件剥掉她的衣服。

连续三天，久助和藤紫划着小船往越中前进。船是他们在庄内附近的乡津海岸偷来的。白天，他们就连人带船地躲在杳无人烟的海岸礁石背后，好好休息一下划了一整夜船的身体。因为是西北风的季节，船行比想象得慢，第三天夜里才驶进富山湾。

他们两人商量好，从注入富山湾的庄川河口放生津上陆，转回京都。但

获得这个结论之前，两人有一番争执。

久助向藤紫说：“你是京都贵族千金，送你回京后，你恐怕再也不会理我了，说不定你不但理我，反而把我杀了。你曾经给我这么美的梦，就是被你杀了我也甘愿，但是我希望再多做一点梦。放生津这港很热闹，以前京里的贵族常来这里游玩，我们就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后再走，以后就是杀了我，我也没有怨言，就这么办！”

藤紫当然不肯，但仍口气平稳地说：“哪有这种事？你别以为京里的朝臣贵族有多么威风，多么了不起。连年战乱，他们的领地都被武家强占，屋宅都烧光了，比百姓商人还凄惨。你看我，如果在京里衣食无缺，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来到越后这僻地小国呢？我就是无法在京里安身才来。你跟着我，我很放心，我手边多少有点积蓄，我们回京成家吧！就在嵯峨野附近买栋小宅和田地，我是贵族出身，用我的名义，根本不用缴纳田税，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，我还可以生孩子，像你这样年轻力壮，一定能让我生个健康可爱的好孩子。”

她搂着久助的脖子，亲昵地和他耳鬓厮磨。

这下，久助像太阳底下软化的糖似的，“好吧！好吧！我们就直接过境放生津，回京里去……嘻！我的孩子！”

他带劲地划着。

他们驶进富山湾时已是深夜，天色突然转变。前两天日子都很晴朗，但此刻突然变天，风速转大，空中飘下雪来。干雪随着强劲的西北风打着旋，寒冷刺骨。

藤紫要久助解开包袱拿出衣服，这时候穿上，虽然会被潮水、海风和雪弄伤，但没有办法。她拿出好几套，从头到脚把全身紧紧裹住，只露出眼睛，蹲在船中央。

“怎么变天了？！”

久助嘀咕着，他也用女人衣服包着脑袋脖子，使劲划着。但不论怎么划，船就是不前进，动不动就退回来。

“喂！”

他扯着嗓子呼叫藤紫，声音好像被风吹散。藤紫听不见，蹲着不动，雪以极快的速度绕打着她那黑石般的身影。

“喂！”他再扯大嗓子。

藤紫微微动了，脸转向他，只见一个模糊的白脸浮现在黑暗中。

“我们这样到不了放生津，就在这里上岸，好吧？”

也不知藤紫有没有听到，感觉上她好像点了点头。

久助把船头朝向陆地，瞬间像顺风而行似的轻松地靠近陆地。

他们只知身在富山湾内，但不清楚此地是哪里。只见右手边的岸上远处可以看见火光，于是以那火光为目标划着。船速更快，一下子到达火光前。

好像是个相当大的港镇，不少灯影忽隐忽现。久助告诉藤紫那可能是鱼津港，但藤紫向前倾着不动。

离开了越后国境，就不需要那么小心了，如果真是鱼津港，那更好不过。这港里有各国商人的船停靠，也有留宿船人的旅店。想到可以在久违的屋檐下烤火取暖、喝杯热酒，抱着藤紫温存时，久助不禁血脉贲张，陶然欲醉。

他拼命用力划到港口。

港内的船都系靠岸边，镇上的人都已睡下，各处家中都只泄出昏昏的光影。

小船乘着浪，被推到岸边的沙地上。久助跳下船，水深及膝，寒冻异常。他抓住船头，使劲地拉上岸拴好。他先把东西放在沙滩上，然后把手伸向藤紫。

藤紫说：“别把我的衣服弄湿了！”撩起下摆，轻轻地让久助抱起。

岛城

迎着风的海浪汹涌惊人，动作若不快点，浪就要从头罩下，不但自己，连藤紫也会浑身湿透。久助慌忙地冲到岸上。

“呼！”

他放下藤紫。

气温低得吓人，纷飞的雪花黏在久助的湿裤子上，立刻结冰，双腿在冰板中失去感觉，无法自由动弹。

“不得了！”

久助使劲地跺脚想促进血液循环，但藤紫更担心潮水溅到包裹上。

“快点，背着那个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久助蹲在包裹前，拾起包裹挂在背上，但冻僵的手无法在胸前打好结。

藤紫急得跺脚：“快点！”

“没办法，手冻僵了！”

“这哪像你，啧！”

藤紫绕到他前面，伸手要帮他打结，但他被藤紫啧那么一声，心中一怒，

气力源涌而出，说声“不必麻烦”，倒也顺利地结好。

“走吧！”

这时，风雪更厉害了，纷飞的雪片挡住了整个视线。久助单手扶着藤紫，在雪白的旋风中站着不动。他们身后，刚刚乘坐的小船被抬上高高的浪头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但是他们看不见。反正已用不到船了。

当风势稍弱，久助背起藤紫说：“不要紧，只要跑到那边的房子里，就舒服了！”

他迈步快跑，但速度不快，跑得踉踉跄跄，没跑十丈，又遭强风大雪袭击。

他停下不动，喘着气，当风势略弱，他又准备开跑时，突然发现四个穿戴甲冑的人挡在前面。他们都拿着长枪，枪尖闪着白光。

“啊！”

久助倒抽一口冷气，以为遇到了强盗。他想到藤紫唯一可靠的就是自己，立刻勇气大增，毫不畏惧地看着对方。

“哎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以为我怕你们吗？门都没有，还不快让路！”

他正想抽出腰间的短刀，只见对面的人长枪一挑，挥向他的脚，小腿一阵刺痛，人翻倒在地，因为背上还有包袱的重量，害他躺着不能动，像翻倒的乌龟似的挣扎着四肢。

“可恶！”

“浑蛋东西！难道不知我们是港口警卫?！”

其中两个压在久助身上，夺走他的短刀，解下他背上的包袱。

久助原想充英雄，却落得狗熊下场，气势大衰，拼命地辩解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！我以为是打劫的强盗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

“闭嘴，瞧你鬼鬼祟祟地，有什么话，等一下再说！”

他们把久助翻转过来，绑了起来。

另外两个走向藤紫。藤紫知道反抗无益，这些人应是港口卫哨无疑，她乖乖地让他们上绑。

警卫所就是刚才久助激励藤紫说跑到那里就可以舒服的建筑物。房子里是宽敞的土厅，中间架着一个大木头火桶，炭火堆如山高。

头头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子，圆扁脸、眯眯眼和与身材不符的短小四肢，总觉得像猪一样，两个大鼻孔下，有略卷的稀疏胡子。他坐在地板上，两腿伸在火桶旁烤火。

警卫带回两人时，他用下巴指指，“坐在那边！”

藤紫和久助被拖到土厅。他懒懒地听着手下的报告，“哼哼”地点着头，但并不瞧藤紫他们。

听完以后，他开始询问，仍然没看他们。

“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从越后来的，越后守护代和他弟弟开战，守护代打败了，他弟弟大军攻向春日山，我们虽然住在府内，但怕遭战乱波及，所以暂时逃到贵地，真的。”久助说。

那人似乎已知越后春日山长尾家兄弟交战之事，表情不动，仍眯眼看着火桶问：“那家伙说的没错？”

“事情确实和我夫君说的一样！”

藤紫故意用低贱的词句回答，但无意掩饰她那美丽的声音。

警卫头头一听，睁大了眼看她。他一脸惊讶，凝视许久后问：“你们是夫妻？”

久助抢着回答道：“我们是夫妻，是府中町的小买卖人家，我会点小角力，老婆擅长弹琴和其他技艺，常到府中和春日山的豪门大宅里表演助兴，赚点生活费，真的。”

久助对对方逐渐发亮的眼睛感到不安，不停地补充说明。

那人好像理解了，但指着放在他们面前的包袱命令卫卒：“打开！”

包袱打开，露出华丽昂贵的衣饰器物。他拧着唇上的鼠须，要卫卒一样样摊开来看，然后看看藤紫，冷哼一声。

久助不安，又开口道：“这都是那些老爷夫人赐给我们的！真的！”

最后，他们取出金银。在微暗的油灯下，看到堆如小山的灿烂金银时，都愣住了，只是呆呆地凝看。

久助又说：“那是我们多年存下来的，不骗你！”

头头脸色一沉，“闭嘴，不准再开口！”他转头向卫卒说，“把他们丢进牢里，这些东西收好！”

他好像非常生气。

不久，这件事报到鱼津城主铃木国重那里。

“逮捕可疑的男女两人，自称是为逃避长尾晴景兄弟战乱、由越后府内经海路逃到此地的商家夫妻，但看容貌气质，一点也不像夫妻，他们还带着大量金银和昂贵的衣饰器具，非常可疑。”

铃木国重下令说：“明天带进城再说，可能其中有些内情，今晚好好看守。”

天亮未久，铃木命人把昨晚抓到的两人带到城门前的白沙地上。

隔了一夜，雪已变小，霏霏而落。

铃木略为打量了两人后，什么也不说，便回到厅内，转告侍卫：“把那女的放了，洗漱干净送到内殿，小心侍候，别让她跑了。那男的还是扔回牢里，他们的东西都送来这里！”

“是！”

侍卫退出厅堂，没多久便回来复命：“皆照指示处理了，东西也带来了。”

两名小厮抬进一个大包袱。

铃木亲自解开包袱，逐一点检，衣服、器具、金银等都堆如小山，他边看边摇头。

吹袭越中的风雪也袭吹着越后。今年雪来得迟，但雪一来，就是往年少见的大雪，连下了好几天，田野、山里很快就被覆上了一层厚厚的雪。

战争完全停止。

没多久，新年到来。天文十八年，景虎二十岁。

正月时正式举行担任长尾家主的仪式，长尾家臣、豪族等人群集春日山城，参加盛典。仪式结束后，景虎论功行赏。

过去，他因为没有领地，只能口头或书面褒奖，颇为苦恼。现在，终于可以解除这层烦恼了。他毫不吝惜地分封领土，受赏诸人皆大喜在心，再次感叹：“好大的气度！”

景虎这么做，并没有其他的目的，只是做该做的事而已，没想到却带来意外的效果。

二月底时，积雪渐融，战事又将开始，自愿投靠景虎的豪族与日俱增。这些人原都是居间观望、略倾向于三条的人。但是他们知道景虎主政，信赏分明，而且气度恢弘，比其父为景犹有过之，于是争相投效旗下。

景虎可动员的兵力日益增大，相对地，三条方面就日益衰微。

四月初，景虎率兵五千攻打三条。在此以前，他和三条数度交锋，战无不胜，但每一次都是坐以待敌，不曾主动攻击过，因为他的战力仅是防守，攻击力量犹嫌不足。这回能出兵攻击，自是无限感慨。

三条城在信浓川中的大岛中，大岛方圆十六公里，三条位于东南隅、五十岚川注入信浓川的地点，又名岛城。

景虎率军离开春日山的第二天中午，主队到达米山岭。他下令休息进餐。他自己很快吃完饭，朝着米山药师堂的尾根方向前进。

左右近卫立刻停止进餐，跟在景虎后面。

“你们不必跟来，我要一个人静一静！”

近卫闻言，只好退回去。

沿着斜坡下到半山，是一片树林，林中鸟声不绝。景虎不时停下，倾耳聆听鸟啼，慢慢地循着尾根道而去。

他拄着五尺长杖，杖头是丁字形，下面四五寸是缠着绳子的防滑握把，里面藏着刀。

不久，他朝东北方而立，极目眺望。天气虽晴，但远山蒙着薄雾，模糊一片，视野并不佳。

他驻足观望不久，便转回阵地，告示全军。

“因有所思，要在这里停留数日，各队就地扎营，营地略作移动不妨，但须和附近队伍保持密切联络，以防突发事变。”

先锋部队已经下坡，到达鹤川岸的田野，后卫队才只开到正要上坡的黑岩村落。景虎命人传告指示。

接着，他又指示主阵：“今天起我要单独在药师堂禅居四天，第五天早上回营，这段期间诸事由杉原宪家指挥！禅居期间，不准任何人接近！”

将士闻言，无不目瞪口呆，鬼小岛弥太郎夫妻等近卫勇士的惊愕更不比寻常，他们联袂冲到景虎面前。

景虎却先发制人：“你们不要阻止我，我已充分考虑过！”

“不不，我们不是要阻止您，只是想，至少得跟着您保护您！”

“多谢费心，若有闲人，气即易散，关于这次战争，我想祈问药师如来。你们退下，免得打搅我。”

他说得斩钉截铁，勇士们一时不知所从，只好退下。

不久，景虎拎起一个大包袱，拄着手杖离开营地，沿着先前的尾根道走，在五六丈处左转，沿着斜坡下谷。

其实，到药师堂禅居斋戒不过是个借口，他是打算去观察三条的地形。他少年时代虽在栲尾待过，也去过三条几次，但记忆已经模糊，只记得城在信浓川河中的岛上，临水而建，四方环绕着水，不能用平常的战术进攻。当然，他也派出密探仔细调查过，但他对自己定的各种战术没有自信，因而决定亲自侦察。

他离开春日山时，就已经决定中途停军，亲自去勘查三条地形，因此随身带了伪装的用具，藏刀杖是其中之一。

他走进林中，脱掉身上的战袍、甲冑，和佩刀包在一起，藏进一块大岩石下。他解开带来的包裹，原来是出家人云游四方时背的带脚箱子，里面装了略脏的僧袍、头巾、手套、脚绊和簇新的草鞋。他迅速穿戴上身，再挂上大串念珠。